



HULITAO

狐狸套

李光伟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PDG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儿童小说。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六年冬，蒋介石军队为了进犯我辽东解放区，派出情报副官刘冠群，带着一张敌伪情报人员的联络图，来辽东地区开展配合蒋军行动的工作。我区中队张队长，在老长工石老泉和他的孙子石小鹿的帮助下，抓住了情报副官刘冠群，缴获了联络图。敌人为了追回情报副官和联络图，派出蒋军地方武装和二〇七师的一个连，追剿我区中队。石小鹿在张队长和石老泉的指导下，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有利的地形，将两股敌人带到一起，使两股敌人互相打起来，最后把区中队带到敌人对打的地点，将敌人全部歼灭。故事情节生动有趣。

目 录

一	特殊任务.....	1
二	智闯虎头镇.....	9
三	夜入虎穴.....	17
四	活捉情报副官.....	26
五	密 谋.....	33
六	风雪路上.....	38
七	软硬兼施.....	43
八	夜上关门砬子.....	53
九	意外的情况.....	61
十	巧周旋.....	68
十一	再上关门砬子.....	74
十二	逃出虎口.....	78
十三	三上关门砬子.....	84

一 特殊任务

话说一九四六年初冬的一个夜晚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大北风可沟桶子灌，深山老林里就象有群受罪的孩子在哭嚎似的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

小半夜的时候，从关门砬子方向下来五个人。

他们顺着大沟桶子往下走。轻手蹑脚，步子飞快。眨眼工夫，就来到了狐狸套村头的一片树林子里。

打头的是个大个子。宽肩膀，厚胸脯。一身灰布棉袄非常合体。裹腿缠得干净利索。他腰间扎着一根三



指宽的牛皮带。一支德国造的镜面大肚匣子枪，斜插在皮带里。枪把上有块一尺来长的红绸子，耷拉在皮带外头，叫风一吹，直门儿飘摆。

这个人，就是我虎头区区委书记兼区中队队长张大超同志。他在今天下午，接到县大队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。这个任务十分紧急。接到任务后，就带领这个小分队直扑狐狸套村。

来到树林里，张大超把手一摆，后头的四个队员全停下了。他对身边的一个小同志说：“小刘，你和小崔俩，到村里侦察一下，快去快回。”

小刘是张大超的通信员，刚交十六岁，是个机灵过人的小鬼。只见他把头一歪，带着胖墩儿小崔，象鹁鸪子钻山似的“飞”进了狐狸套村。

两袋烟工夫，小刘和小崔回来了，说村子里没有敌人。恶霸地主刘二赖家的大门关得严严的。石大爷家也没有动静。

张大超思索了一会儿，然后，果断地一挥手：

“进村！”

狐狸套，是个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。坐落在大沟门儿的一个高岗上。

恶霸地主刘二赖的家，在高岗当央。余下的全是佃户，分散在刘家大院的四外边。刘家门楼前边，是个大空场。每到秋天，刘二赖从虎头镇回来收租子，

就在这空场上过斗入库。平时，刘家大院里只住着刘二赖的大老婆和供刘家使唤的佣人。

在空场大东头，有两间矮趴趴的茅草房。茅房草足有一尺厚。远看就象一座马架子窝棚。这是刘二赖的老长工石老泉的家。

机灵鬼小刘和胖墩儿小崔，引导着小分队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茅草屋前。有两个队员机灵地站在草屋的两头，监视着刘家大院和全村的动静。只见队长张大超走到茅屋的窗前，在窗棂上轻轻地敲了五下。

不一会儿，上下两扇的窗户轻轻地打开了一道缝，立刻传来一个孩子的欢呼声：“爷爷，是张队长！”窗户立刻关上了。茅屋里传出来急忙穿鞋的动静。屋门打开了，只听一位大爷在门里热情地招呼：

“快进屋，快进屋！”

屋里挺窄巴，但很暖和。刚才开窗户的那个男孩，一把拉住张队长的胳膊，使劲往炕上拽，说炕头热乎。张队长也没客气，双腿一盘坐在炕头上，就势把男孩拉在怀里，把脸贴在他那黑油油的头发上，亲热地问道：

“小鹿，想你爹没有？”

“想，连做梦都想呢。”

“你爹那个部队撤到敌后去啦。”

“撤退干什么？跟蒋军们干嘛！虎头镇有遭殃



军、凤凰城有遭殃军，听说安市市也叫蒋军占了，我爹他们怎么不打还撤退？”

张队长笑了。他举起拳头在小鹿面前晃晃，又把拳头缩了回来，然后猛地打了出去，笑问小鹿：

“这样打人狠不狠？”

“狠！”

“这就好比你爹他们撤退，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！”

机灵鬼小刘捅了一下小鹿的胸脯：“放心吧，小鹿，咱们的主力部队，很快就会打回来的。你呀，快要看见你爹了。”

张队长摸着小鹿的头，说：“小刘的话不假。别看国民党到处占地盘儿，等他们把兵力分散开，就顾

不顾脱了，那个时候，你看咱们收拾他们吧！反正，有毛主席指挥，蒋介石再凶也得完蛋。小鹿！将来你和你的小弟弟山旦旦，等着过好日子吧！……”

一提起小弟弟，小鹿眼泪唰地一下流下来，一头扑到张队长的怀里呜呜哭出声来。

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沉重了。张队长不由得搂紧了小鹿：“山旦旦怎么啦？”

“他死啦！”

张队长忙问正在闷声抽烟的小鹿爷爷：“石大爷，这是多咱的事？”

石老泉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是刘二赖家的老长工。去年，张队长担任虎头区区长的时候，他是减租减息积极分子。他经常及时而又秘密地向我区政府工作人员，提供刘家大院的情况。张区长发现这位老长工的作用特殊，就叫他少出头露面，暗中为我们工作。他一直干得很好。转过年，张区长秘密发展他入了党。现在，石老泉仍然是没露身份的共产党员。这老爷子，性子倔强，话少，人都叫他石老蔫。眼下没有灯光，看不清他的形象，若是白天，会看见他那猎人的身子骨，满脸的络腮胡子，有一双机警的眼睛。他见张队长问他，便从嘴里拔出烟袋，在靴靸底上狠狠地磕了两下说：“十天前，刘二赖的大老婆又生了一个崽子，就不叫鹿儿他妈做饭，叫她奶孩子了。当时山

旦旦正闹病，刘二赖大老婆不让鹿儿他妈回来奶一奶山旦旦，这孩子又病又饿，就……”

屋里沉闷了一阵子。屋外，大北风哭天嚎地的刮着。

石老泉凑到张队长跟前，接过小鹿，盯着张队长的脸悄声问道：“有急事吗？”

张队长在黑暗里点点头。

“说吧。去打虎头镇？”

张队长摇摇头：“眼下，还没那么大的力量……，上级交给我们个特殊任务，去抓一个人。”

小鹿忽地跳起来：

“抓刘二赖？我去！”

“这个人跟刘二赖有关系，是东北剿共总部负责辽东地区的情报副官。”张队长直盯着石老泉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这个情报副官，带着一份国民党在辽东地区的谍报人员名单。他随着国民党进犯安东，来组织他们在辽东地区的党政机构。这份名单对我们太重要了。得到这个名单，我们就能把敌人安插在辽东地区的特务一网打尽。这对我主力部队将来的反攻和反攻后清匪反霸、土改建政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。”

张队长说到这，停住了。石老泉吱吱地抽旱烟。黑暗里，烟锅的火亮一闪一灭的。等他把这锅烟抽完，才盯着张队长问道：

“这个副官，住在虎头镇什么地方？”

“眼下还摸不清。听说，刚到虎头镇的国民党主力二〇七师，得到上头命令，要严密保护这个家伙。”张队长回答说：“县大队命令我们，要想法子摸清他的住处。县大队还提供个情况，说这个副官姓刘，叫刘冠群。佩戴中校军衔，跟刘二赖沾点亲戚关系。刘二赖和罗麻子这些地方武装的头子，正好是刘冠群搞特务活动的帮手。刘冠群常到刘二赖家去，跟刘二赖的小老婆有勾搭。我们今晚来，就是想叫你带我们去虎头镇的刘二赖家，抓住刘二赖，通过他，再想法子弄到刘冠群。如果抓不着活的刘冠群，无论如何也要弄到那份名单……”

“张队长，我给你们带路！”小鹿挣脱了爷爷，又扑到张队长的怀里，拉着他胳膊恳求起来。

张队长搂住他说：“这个任务得大人干，你还小，还是叫你爷爷跑一趟吧。”

“刘二赖家我比爷爷熟。”小鹿跳起来站在炕上说：“我在刘二赖家给他爹刘罗锅子拎过尿壶，给刘二赖小老婆倒过洗脚水……”

张队长乐了：“这些我都知道。可你，还太小啊！”

“还小？都快十四啦。”说着，他去扳爷爷的肩膀头：“爷爷，我对虎头镇的刘二赖家，是不是比

你熟？你倒说话呀……”

石老泉把烟锅在炕沿上擢了几下，对张队长平静地说：“不假。这个任务，还真得小鹿带你们去。虎头镇他比我熟，刘二赖家的前屋后院，他比我知道的多，这孩子能完成。”

张队长瞅瞅小鹿。小鹿摇着张队长的胳膊说：“就叫我去呗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保证！”

张队长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担心你看见刘二赖，光想着报仇，忘了咱们的任务……”

“不能！”小鹿忙说：“昨天，我想去杀刘二赖的大老婆，叫爷爷好个喝唬。爷爷说我不听话会坏了大事，叫我听指挥。”

张队长高兴地点点头：“刘二赖大老婆好办，她在咱们手心里攥着呢。眼下，她能给敌人通风报信，咱们还能利用她这一点。”

小鹿笑了：“我明白啦！”

“精明的小鬼！”张队长跳下炕，抓着石老泉的手说：“那好，就叫小鹿跑一趟吧。你，老泉同志，去一趟关门砬子的大西岔，通知区中队全体同志，明晚到虎头镇的半路上接应我们。你的行动，一定要保密，千万别叫刘家的人知道！”

石老泉点点头：“进虎头镇，可得小心哪！”

二 智闯虎头镇

下半夜三点，小鹿领着小分队，来到了虎头镇外。

六个人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张队长怕大家着凉，没让摘帽子，几个人背着呜呜叫的北风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边歇气。张队长一边擦汗一边观察着山脚下虎头镇的情况。

这是个有千多户人家的大镇子。一条清水河，打镇子中间穿过，河两岸和镇子的四周，摆满了美国的汽车和大炮。这个二〇七师，是美国装备的机械化部队，走路全靠汽车轮子。每个街口，都有游动哨，仨一帮俩一簇地摇晃着手电筒到处走动。

张队长看了一会儿，蹲下来跟大家说：“敌人戒备太严，眼下没法进去，得想办法先进去侦察一下，看看白天能不能闯进去。”

胖墩儿小崔抢着说：“我现在就进去看看。”

“不行。”张队长说：“敌人岗哨太多，就是白天，也得想法子。”

正在一旁擦汗的石小鹿，扳着张队长的肩膀头说：“还是我先进去看看吧，我人小，敌人不注意，我还熟悉刘二赖的家……”

大个李瞅瞅小鹿，又看看张队长，说：“这也许是个好法子呢！”

张队长两眼盯着小鹿，问道：

“你进镇子，敌人就不盘问了吗？”

“问也不怕，我能混进去。”

“怎么个混法？”

“嗯……”小鹿卡壳了。

“不能把敌人看成草包和傻瓜。”张队长冲着小鹿说：“光有胆量不行，还得动脑筋。……老李，你准备一下，天亮以后，由你进镇侦察。”

“是。”大个李刚要站起来，小鹿猛地扑到他肩上，冲着张队长说：“我有办法啦，有办法啦！”不等别人问他，他就把想出的办法一口气说了出来。

大个李听了小鹿的话，照他的鼻子刮了一下，高兴地说：“嘿嘿，又出了个机灵鬼！”

张队长笑了：“这个小机灵鬼，还真够机灵的呢！……好吧，采纳小机灵鬼的点子，现在就去准备。”

六个人向后撤了四里路，来到一个叫虎头西村的小屯子，叫开了村头的一座小茅屋的门，隐蔽了起来。

张队长把小鹿叫到一边，单独对他做了一些重要的交代。

冬天，早晨亮的晚，八点来钟，太阳才从东边高高的山岭上探出脸来，有牛车轱辘那么大，在纱一般的雾里，闪射着红黄色的光彩。好象刚睁开睡眼，不大高兴地瞅着闹哄哄的虎头镇。

虎头镇没有城墙，直通镇子的公路口上，挡着三角形铁丝网拦路栅。路栅两边，站着四个二〇七师的哨兵，专门查查进出镇子的行人。



八点来钟，正是人们进出镇子的时候。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，扛个大元宝筐，从西头走过来。筐上头用一床小棉被盖着，一边走一边高喊：

“烀地瓜热乎——！刚出锅的烀地瓜呀，又甜又面——！”

这个孩子是石小鹿。他一边叫卖一边来到岗哨跟前，冲着—一个南方兵，掀开筐上的小棉被。登时，一

股扑脸的热气直冲哨兵的鼻子：“放了一宿哨多冷啊，买一斤烀地瓜吧，又甜又面又热乎，吃了保你暖和。”

那个哨兵瞅着热气腾腾的烀地瓜，真有点眼馋。小鹿的话说到他心里去了。他伸手拿了个大地瓜，在手里掂了掂，朝路那边的哨兵喊了一声：“喂，接住！”就隔着马路把地瓜扔了过去。紧接着又扔过去四五个。末了，他自己每只手拿了两个，一口咬掉半截地瓜，一边嚼一边唔噜：“嗯，甜啵……”

小鹿见这个哨兵噎的直瞪眼儿，心里骂道：“妈的，不问价钱就吃，噎死你们这些狗杂种！”可是他嘴里却乐呵呵地说：“老总，慢慢吃，别着急，五十块钱①一斤，有的是！”

那个哨兵瞅瞅小鹿，不要脸地笑了：“嘿嘿，你是拐弯抹角地跟我要钱哪，小鬼仔，还满机灵哩！”

小鹿也笑了：“嘿嘿，不要钱我们家吃什么？这年头，混碗饭吃也不容易啊！”

那个哨兵看小鹿挺亲切，仍象刚才那样不要脸地笑着说：“给钱给钱。国军有的是钱。”说着，又伸手到筐里拿了四个地瓜，“小鬼仔，你先到镇子里头卖吧，回来你还得路过这里，我再给钱。快去吧，呆一

①指当时国民党银行发行的“东北九省流通券”。

会儿地瓜就凉了。”

小鹿瞅瞅他，心想：这个家伙真滑头，不给钱还不发火，跟你穷泡。好哇，咱们看谁泡过谁。小鹿说：

“行，我先进去卖，回来你可得给钱啊！”

“给钱给钱，一定给钱。”

小鹿走过路栅。十步以后，又转过身来说：

“你们可别骗我，不等我回来就走啦！”

“不能不能，谁骗你是小狗，是毛驴！”

小鹿这才摆出一副放心的样子，进了镇子。

“哎——地瓜热乎，五十块钱一斤哪！”

小鹿一边叫卖，一边往街里走。他看见街道很脏，烟盒、罐头盒、碎纸、果皮，满街都是。他穿过正街，来到刘二赖的大门前。看见大门敞开着，台阶两边各站着一名挎匣子枪的便衣。院子里静悄悄的。小鹿想，从正门是没法进去了。就离开了那里。

转了一圈儿，地瓜卖完了，小鹿扛着空筐来到了一家叫“德盛堂”的药铺门前。这是张队长在他出发时特别交代过的。“德盛堂”是区中队在虎头镇的联络站，药铺的宋先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，跟他接头后，弄清刘冠群的下落和抓刘二赖的办法。

小鹿站在“德盛堂”门前，左右看了看，没发现可疑的人，就大大方方的上前敲门。呼啦一下，店门

敞开了，出来两个满脸横丝肉的愣大汉，腰里鼓鼓囊囊的。小鹿朝里头一看，屋里翻得乱七八糟。他心里咯噔一跳：糟糕！准是联络站叫敌人破坏了！这可怎么办？小鹿想起了张队长的话：光凭勇敢不行，还得会动脑筋。他面对着愣大汉，没有打诨儿，直盯着大汉说：“先生，我妈肚子疼，叫我来抓点药。”

愣大汉横眉竖眼地瞅瞅小鹿，呼啦一下掀开元宝筐里那床小棉被，看见筐里有杆秤，大声问道：

“你称个空筐干什么？”

“刚才我卖烩地瓜来。”

“地瓜呢？嗯？我看你是八路军的小探子！”

“我是卖地瓜的嘛，不信你闻闻。”

小鹿说着使劲把小棉被抖了抖，抖下来几块地瓜皮，抖出来一股熟地瓜味：“我妈肚子疼，叫我烩一筐地瓜卖了抓药……”

“卖地瓜的钱呢？”

“在这啦。”小鹿掏出一叠“东北九省流通券”。那个大汉一把夺过去，装进了腰包，冲着小鹿一龇牙，露出了一副无赖相：“你妈肚子疼？……肚子疼去找接生婆，到这来干什么？我们这不治你妈的肚子疼，快滚吧！”说着，气哼哼地把小鹿推出门外，砰地一声把店门关上了。

好险哪！差一点叫敌人的密探抓去。小鹿走在街